



是日記：

在單行道上找一個

開始

麥海珊

3693179537

## 翻開地圖

密密麻麻的彎彎曲曲的線條，是山是海是路，的勾畫，是抽象，的認知。地圖，是平面化資料化圖像化了現實三維空間。也就是說，牽涉人的想像和認知。貓貓不需要地圖，牠們本來就有，因為身體懂得反應陌生環境，而這個懂得，是直接的；人要直接的懂得，是認知叫自己要直接的懂得。我從小就很喜歡讀地圖，因為，怕迷路。怕迷路，因為，怕行錯路，也就是不信任自己身體的敏感度，身心分開來運作。錯了，就不知點算好。其實，說到底是不懂得處理自己錯了。

地圖可能欺騙您，混合了專業名辭，顏色設計，對錯是非也就含糊不明。  
其實，相信了地圖，也不一定不會迷路。也許，錯得更慘。

地圖上，山與海的線條，與道路的線條，越迫越近，也越迫越緊，交叉相互侵擾，那種緊靠，那些親密，打造如驚嚇災難片種式的破壞——地震突如其來，城市人都來不及走避，然後，我們看到很多特技，但在看的時候不一定自覺那些是特技，城市原來的空間景觀突變，自由神像半身藏在沙裡。因應空間而存在的生活方法也盡失，wide shoot畫面的角落我們看到生還者，主角出場，要找食物，找方法生存下去。

小時候讀的中文課文，差不多完全忘掉了，除了這一課：**高的山，大大的海，山和海，很美麗。**  
那應該是小學一年級，一九七五年。

找方法生存下去。

如果說，一個舊格式的沒落，不必然是一個類型的破壞，而是轉變的過渡，這應該是一個跨科學跨界別跨藝術形式的觀念，也必然要是**實踐**。地圖上標誌著很多文化「古董」，是人們自己（造就）的。我們在地圖上看見圖像線條和比例，是抽象，的認知。我們大概可以想像那裡可能有一些食店，是甚麼類形和價錢，或者商舖，是賣甚麼的，但很少想到民居，因為我們離開自己的住所多只是去工作（指定和重覆的路徑），或去消費（即係有野要買，想食D特別野，或其他娛樂）。就這樣，對於空間的文化「古董」，對於**山和海**，還有民居/居民的狀況和空間關係，我們都沒有空去看。大家都沒有空，沒時間，沒閒情，沒有mood，是因為那些指定和重覆的路徑令我們累壞了，還是過度的消費和要支持過度的消費的生活而生的工作，令我們累壞了。

商業上古董的價值，因為它夠舊、夠罕有，過去與現在的距離越大越好（才有「價值」），所以，過去與現在斷裂的被理解成了必然，和必須，如，「集體回憶」。生活文化的古董，因為老是堅韌的躺「在」這裡，是「在」現在活著之中，過去與現在沒有距離，因為，這都是生活本身。就算是有的，都只是人們的感受和經驗的分享和儲存，是歷史資料的存儲，真的要好好的存儲，雖然，我們的政府從來都不重視社區歷史和個人故事（作為歷史）。從這裡，我們也許必然想到「將來」，人的活著在過去與現在中拉扯徘徊，總要帶著期盼吧。那個期盼，實際上就是我們自己想怎樣生活。

不要「假古董」，於我，是這個意思。

我們自己想怎樣生活？

## 翻開網上地圖

在夢中，我和一班人在一座大廈裡，行來行去，他/她們面目都是模糊不清的，像out of focus，但那種不對焦是刻意營造的。我行來行去，要找一些地方，但總是迷路，兜過來跑過去，很累了，都找不到——**原來的地方**。您可以講我知，為甚麼中原地圖和開飯喇<sup>1</sup>這樣受歡迎嗎？

## 打開在祥利飯店角落的員工locker

一個德國來的電影評論人，約了我做訪問，他住在灣仔的酒店，一個朋友替我們定在藝術中心的大堂等，好讓我們容易相認。**等人的地標**，是那麼有趣的題目，**五支旗桿、天星碼頭、大丸、也許地鐵恆生最功德無量的，就是作為等人地標**。我們由港灣道穿過幾座晚上日間都是黑沉沉冷冰冰的政府大樓，**九十年代中我在藝術中心工作**（看著一大堆一大堆的沙石被倒進好端端的海，不到幾個月，就架起了會展，十周年了，要比較一下地圖嗎？），**不太喜歡那幾座政府大樓，除了影片趕著過電檢、或者寄信，都不想進去。但大樓本身是「路」**，若然想靠那條行人天橋快步遊走於川流不息的車道之上，就得走入「人民入境事務大樓」，讀香港的平面地圖，都不精準，



